

諸位親愛的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《太上感應篇》課程，進入化人（化他）這個部分，也是行仁、行義。行義當中首先提到「昆蟲草木，猶不可傷」，上一次我們講到這一句。接下來：

【宜憫人之凶。樂人之善。】

到「見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」，這個部分是屬於行義。而這個「宜」字，我們看註解三百零七頁，「宜字，直貫至『與人不追悔』句」，所以後面行善的條目，這個宜字是貫徹。因為這個宜，適宜，應該的，甚至是做到情理法兼顧。而這個「凶」字，有「凶惡之凶」，就是人的惡行，所以「憫者，曲加勸導，使其改行從善」，勸人家改過遷善。也可能是，「亦是凶禍之凶」，剛好他遇到凶禍。「憫，則措置安全，使之各得其所，不止是煦煦矜憐之而已」，真的遇到人家有凶禍，不單只是起了一個憐憫的心而已，還能夠盡心盡力替他設想，給他一個能夠安心、能夠有一個居住安全的安排，就是想得比較周到。尤其面對天災人禍，能夠這樣去處理，這是功德非常的大。因為設身處地，人在那個時候是最恐慌無助的，這個時候幫助，他會終身不忘。接下來「何龍圖曰」，這一位讀書人說，「凡惡之初作，只緣一念之差，未必不可勸禁」，其實都是一念偏差。「惡之既作，猶有一念之明，未必不可救解」，縱使他已經造了惡，只要他有一念迴光向善，那未必不能浪子回頭。「世每拒絕如仇，渠亦趨死如驚」，我們嫉惡如仇，對方可能就破罐子破摔，我們反而成了人家墮落的助緣，這是不妥當的。「雖欲自新而不可得」，這不是非常遺憾、可憐了嗎？

不要說是他人，我們當父母、當老師、當領導的，也要『憫人之凶』，他有一些缺點，甚至現在習慣不好，我們也不要，這裡說拒絕如仇，跟他對立起來，最後對方還破罐子破摔，我們也有過失。我們總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，我們面對別人的惡，我們是能期許自己正己化人，依報隨著正報轉，他也是我的依報，他不能改變，還是我德未修、感未至。這樣來反求諸己，就不可能去嫉惡如仇。而且你看《道德經》勸人，說到，「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」，不放棄人；「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」，哪怕是人以外的，動物也好、物品也好，都是禮敬、愛護，純是一顆愛敬之心就對了。

我們看三百一十頁，有一個「憫人之凶」的事例，「于令儀」這一位讀書人，「夜獲盜」，家裡遭小偷，結果居然是他鄰居的小孩。他對他說到：你可能是因為太貧窮才這麼做，今天我「以十千資」，就是萬錢，讓你去謀生，可以好好做個事業，「勿復為非」，不要再幹這個作奸犯科的事情了。「既去，又呼之」，本來讓他離開了，又把他找回來，說你貧窮，半夜還拿那麼多錢歸，假如晚上巡邏的人質問你，那你就很難解釋了。就把他留到天亮才讓他走，而且都不跟人談到這個事，因為一談這個事，可能這個鄰居的小孩他怎麼在人群中立足？這個是又憫人之凶，又肯慷慨幫助人，而且幫人考慮得非常的細膩。我想這個憐憫、這個慷慨，還有這個細膩，都在令這個小偷感動，這撥動他的善根。福田心耕，所以後來于令儀「子孫相繼成進士」，子孫都很富貴，「人謂憫凶之報」，當時候的人談到這個事，都說是憐憫凶人的善報。這是「憫人之凶」。

再來，『樂人之善』，就是歡喜別人做好事。三百一十四頁，「後漢龐統」，龐統是跟諸葛孔明齊名的，他「稱人善」都有一點過了實際，就讚歎得稍微過了。大家都有點奇怪，問他，他就說：

「當今善人少、惡人多，方欲興風俗、長道業，不美其談，將為善者少矣。」他藉由自己帶動去讚歎行善的風氣。「稱十失五，猶得其半」，縱使稱讚十個，五個可能不準確，但是另外五個可能很受到鼓舞，「而使有志者自勵，不亦可乎？」「關夫子之訓曰（關公垂訓，這個話講得非常好）：願天常生好人，願人常行好事，願口常說好話。龐公者，可稱善體此訓，而裨益風俗者矣」。他跟關夫子垂訓的教誨非常相應，因為透過這樣讚歎，人願意做好事，人口說，常常都是「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愈思勉」。而他的這種心境，就像《了凡四訓》當中強調到的，「發一言、行一事，全不為自己起念，全是為物立則」，要樹立好的風氣、好的榜樣。跟《中庸》講的也是一樣，「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」。我們能真正按照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這些德目實實在在的去踐行，也都是裨益風俗，能夠帶動好的風氣，這是所有讀書人都應該這樣自我來期許。就像文天祥先生說，讀聖賢書所為何事？就是要樹立榜樣，要利益人民。這個是「樂人之善」。接著我們看：

**【濟人之急。救人之危。】**

別人有急需的時候，很慷慨的濟助；別人有危險的時候，能夠立刻去解救他，這是《無量壽經》說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，我們真的知道眾生跟我是一體，甚至一切男子是我父、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們有這個心境，也相信這個真相，要『濟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』就不難。就是心境到位，做這個不難，甚至做得很自然、很積極；心境不到位，也要勉強去做，所謂安而行之、利而行之、勉強而行之，勉強慢慢做，就做得很自然了。而我們看這個「急」，其實也是只要我們能感同身受，也會做得很積極、很願意。像三百一十五頁提到，「人之有急，如疾病，則醫藥急」，他沒錢了，怎麼買

藥？「死喪，則殯殮急」，要入土為安，可以去感受他這至親，不能下葬，他有多痛苦。「飢寒，則衣食急」。「逋欠」，欠官家、欠他人，「追逼急」，睡不了覺。「其類不可勝數，俱當各隨其力，方便濟之」，各隨其力，就是衡量我們的能力，但是可以體恤他們的急，然後方便，也要講求善巧方便。有時候你幫助別人，反而讓他有壓力，或者讓他很羞愧，這個都要謹慎，所以叫方便濟之。方便要顧及他的感受；方便也是要講求方法，種種善巧方便；方便也是盡心盡力替他找方法解決。而我們講五倫之間都有道，親戚朋友之間都有通財之義。財，古人比喻，有水斯有財，這個水是流動的。所以見人有需要，當然應該有一分道義去幫助，這個財是流動的。這叫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」，愛出而愛返，「愛人者人恆愛之，敬人者人恆敬之」，都是說明因果不虛的道理。這個是「濟人之急」。

所以很多時候，每一個字我們都要從心上、從理上、從事上去體會。而且救人之危，還要考慮到危機的根本是什麼，不然我們很可能都是，救一些緊急沒有錯，但都是症狀的解除。其實一個人現在身心的病，以至於家庭、社會團體、國與國之間的這些矛盾衝突，解決有根本解、也有症狀解，而且一般症狀解還怕出現副作用。就像我們治病，假如只是症狀，而沒有考慮整體的問題、整體的和諧，那縱使是解決了，也是暫時解決。怎麼樣根本解決，怎麼樣考慮整體，這個重要。就像老法師說，環保問題不從心地去解決，也很難處理。我們看環保問題都喊了幾十年，有沒有改善？不能說沒有改善，但是從整體來講，一直在惡化。現在北極的冰幾乎要融化完了，南極的冰快速融解，已經有一種藻類都快速繁殖了，整個南極很大片都是紅色的，那是藻類的顏色，看起來讓人挺怵目驚心的。環保問題還要從人心不自私，愛護環境、愛護他人。其實都是

見利忘義，只想到自己利益，犧牲環境，說到最後都是人心出了問題。人心得靠教化，所以真正從根本解決危機，救人之危，是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人人看透所有根源都在人心缺乏教化，體會得愈深，就會愈堅定的能夠把弘揚正法當作自己這一生唯一的使命。為什麼叫唯一？因為這件事情全心全力、心無旁騖去做，都感覺來不及，都感覺做得不夠。因為偏離太遠了，我們這兩、三代人得「挽狂瀾於既倒，扶大廈之將傾」。為什麼老人家說要當作唯一的使命？我們要會聽、會體會，不是說我其他事都不能做了。其實老人家看得很清楚，我們盡心盡力做，都還有很多事我們都沒有辦法扭轉。我們希望盡到力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。所以這每個字，我們再拉回自身、家庭、團體、世界，都有很多我們的責任在其中。所以見義勇為，哪些是人應該做的事？所以這裡談的都是行義，都是應該做的。

人世間遇到的人、遇到的事都是緣分，沒有緣遇不到。既然遇到了，我們就珍惜這個緣，不管是善緣還是惡緣，畢竟都是緣。只要我們以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這顆心去對待一切人，我們以無所求的心來面對一切人，只想著既然有緣，我能為對方做什麼？對任何人、任何事不要要求回報。講到這裡，不知道我們會不會想，不要要求回報，那我怎麼辦，我以後沒錢咋辦、沒人照顧咋辦？那這個念頭要注意了，想自己太多了，這是第一點，強者先牽，先擔心的都不是父母、不是他人。所以師長老人家常說，放下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在哪？很可能在我們常常出現的念頭，我們要認識它，才能對治得了它。不然習氣使然，渾然不知，人家說你很自私，「有嗎？我不自私」，自己還感覺不到。第一個，可能是自私，自己認識不到。第二個，不相信因果。你都一心為別人，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；欲知將來結果，只問現在功夫；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那有

什麼好擔心的？像師長給我們做這麼好的榜樣，一生從不為自己想，那不是財布施得財富自在（不需要錢，身上一塊都沒有，放在身上太多銅板，負擔）；法布施，他辯才無礙，為人演說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；無畏布施，健康長壽。老人家都證明給我們看，我們還有什麼好擔心，那我以後誰照顧我，我假如沒飯吃呢？老人家連這個都給我們建立心理建設了，沒飯吃，念一天佛；隔天又沒飯吃呢，念兩天佛；七天沒飯吃呢，就往生極樂世界作佛，那不是更大的福報嗎？所以真明白道理的人，理得心安，人生沒有什麼惡事，事事都是好事，沒飯吃也是好事，多念佛，都好。「遊步三界，無所罣礙，開示正道，度未度者」，釋迦牟尼佛就是這樣的日子，孔子也是這樣的人生，包含師父上人也是給我們這樣的表率。大家要有信心，真理不是只在師長身上證明，那叫偶然；真理就是，誰真正依教奉行，鐵定得到那個殊勝果報。所以我們對真理不懷疑，更重要的，我們自己有沒有真幹，我們關注在自己有沒有真幹就好了。「為天下者，不於天下於身」，連治理一個國家天下的人，他都不是盯著外面，盯著自己的修身，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。

我們舉濟人之急的一個事例，三百一十九頁，「宋王曾」，他赴京趕考，剛好在路上聽到母女兩個人哭聲很悲慘，然後就問鄰居，後來了解到是因為欠了官家的錢償還不了，要賣掉女兒還債，所以哭得很厲害。這個是骨肉分離，確實是很悲哀。結果王曾就拜訪她們家，確認沒錯。他做事也很冷靜，都是及時確認、及時請教。然後接著說：「妳把女兒賣給我，我當官有時候來來往往，經過這裡，妳還可以常常看到女兒。」這麼講是讓對方安心，不會女兒給出去了很絕望，所以這言語當中都含有一種人情味在裡面。就把她欠的數給她了，約她三天以後帶她女兒走。結果過了三天沒有來，她母親就去尋訪王曾住的那個旅店。結果王曾已經留了書信，交代

這個母親給她找好的對象許配掉，他已經離開好幾天了。這個是濟人之急。後來王曾「三元及第，封沂國公」，後來都當到宰相位。三元就是鄉試第一名解元，會試第一名會元，殿試第一名狀元，所以很有福祿。而王曾他為什麼單名曾？因為他的父親非常恭敬聖賢書，看到有字紙就趕緊恭恭敬敬處理好，一生都是如此。後來夢中孔子拍拍他的背說：「我讓曾子來做你的兒子。」這個夢過後，他夫人就懷孕，所以就取名曾。都有感應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這個感應不可思議，我們也相信不疑。所以，假如有親戚朋友年輕的走入婚姻，也要把這個感應的道理告訴他們，現在世界這麼亂，他們結婚，假如真的為了教育好下一代，為家族、為社會國家（現在甚至世界）來很好的奉獻，他有這樣的善心，會有感應。你可以告訴他方法，就是印光大師的「求子三要」，三個做法，只要都做到，必得聖賢的子孫，必有感應。

再來，「救人之危」，三百二十二頁，宋朝范純仁，他到慶州做知縣，剛好遇到荒年，結果「餓莩滿路」，飢餓的人甚至是餓死的人很多。范純仁向朝廷申請開糧倉來賑災，結果上級說要奏了才能開倉。范純仁說：「人再不吃就死了，請奏完，來來回回一段時間才發，來不及了。」然後就跟這些官員說到：「你們不用擔心，有罪我來承擔。」當天就開倉救急，救濟這些災民，結果救活的人很多很多，無法計算。當然，真正有仁心的皇帝絕不會責怪他。所以「後官至學士」，大學士，「封高平公，諡忠宣」。這些都是好榜樣。

再還有一個例子，三百四十頁，「宋周必大」。我們看到這個救人之危的例子，他解了人家的危急，但是自己可能會要承擔罪過，甚至於要損失自己，他們都在所不辭，這個可貴，就是可以犧牲奉獻。宋周必大，「紹興中」，在紹興年間，「監杭州和劑局」，

就是杭州和劑局的監官，這個是管中藥的，「局內失火」，假如追究責任，責任歸屬的人得判死刑。結果周必大就問：「這個火假如是因為我造成的，那應該判什麼罪？」結果這個管刑罰的人就說了：「削職為民。」你的官職整個就削掉了。周必大先生就說，怎麼可以因為我愛惜這個官職，然後忍心看著這十餘人（判死刑）？可能當時候連帶責任的人不少，這都攸關他們的命，所以就自己承認這個罪過，就被罷官了。結果這些牽動的同仁，就得以不用擔這個罪。這個是救人之危。我想這些同仁的家人，每天可能都念他的恩，祈求上天一定要讓周公（周必大先生）有好報，所以後來當上了宰相。而且這個故事也很有意思，他後來承擔這個過失罪責，就貶為民了，就回家。結果回去還沒到家，好像家人做了個夢，說隔天有個宰相會到他們家來，結果隔天剛好就這個周必大回來了，後來他真的做到宰相。所以可能佛菩薩、神明都透過這個夢在點我們，天道好還，我們要相信善有善報。

還有個例子，三百四十二，這個又是救人急、又是救人危。這個徽商（這個商人）王志仁，這個名字也取得好，志在仁德。他「年三十無子」，還沒有孩子，而且他命中短命。剛好他在旅途中，遇到一個婦人抱著兒子要投水自盡，他趕緊勸阻，問她為什麼尋短見？這個婦人說：「我們家很窮，養了頭豬，打算賣了來還租金，不然就沒地方住了。結果去賣的時候，沒想到買的人給我的都是假的銀兩。我現在很怕，我丈夫回來一定會狠狠的打我，而且我們會難以生活。」面對這樣的打擊，她就承受不了，就想尋死。結果王志仁就很可憐她、體恤她，就拿銀兩救濟她。

然後剛好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，那個地區下雨比較多，下了不少天了。後來這個人的丈夫知道這個事，他就很懷疑，是不是他太太騙他，這個世間有這麼好的人嗎？結果就拉著他的婦人，要到王



志仁住的旅店去跟他對質。而王志仁已經睡了，這個丈夫就命令他的太太敲門，敲了就說：「我是那個投水的婦人，來跟你叩謝。」結果「王厲聲曰」，王志仁就很嚴厲的說到：「妳是少婦，我是孤身一人的旅客，在夜裡怎麼可以見面？真的有話，明天早上再找妳的丈夫來。」這裡我們看到，縱使是商人，畢竟有讀過書；甚至於不讀書，也都有這些藝人透過戲劇來教導百姓，都守這個禮教。因為禮是防微杜漸，甚至是避嫌。沒有的事讓人產生懷疑，最後影響名聲，讓人尋短見的可能都有。因為輿論講到對方太痛苦，不能接受，都會出事情，那不如在一開始的時候，應對進退都合禮，就防掉這些讒言了。結果她的丈夫在旁邊聽到王志仁這麼講話，也對他肅然起敬，就說：「我們夫婦在此。」一聽她丈夫也來了，他就披上衣裳出來見。結果才開了門，他住的那間房的牆壁倒了，然後把他的床整個壓得粉碎。因為王志仁好像是有去被人家算過命，說他短命，差不多三十歲就沒命了，短命還無子，你看就因為做了這個濟人之急、救人之危的大善事。然後「夫婦感歎」，我相信這一對夫妻出去一定大力宣傳這件事，做了好事化解災難。因為，假如他們夫妻沒有去敲門，王志仁可能這個劫難就過不去了。你說這個感應之微妙，看起來好像這麼巧合，其實是非常微妙的。我們在弘揚傳統文化的路上，也會有很多微妙之處，佛菩薩加持、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。「致謝而去」。後來王志仁生了十一個兒子，而且「享高壽」，就整個命運轉過來了。接著：

【見人之得。如己之得。見人之失。如己之失。】

我們能從人我一體去感同身受，那要『見人之得，如己之得，見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』就不難。而且老人家給我們的榜樣是先人後己，先考慮別人，不考慮自己，有多少力量幫人，絕不還留一手，能盡力就盡力，純是利他的心，沒有私心。老人家最近的開示也說

到：自己有得吃，也供養給別人吃，這善人；自己把自己有得吃的給別人吃，自己不吃，這菩薩。所以先人後己是真正行菩薩道，做出犧牲奉獻。而且佛菩薩給我們的榜樣，就是可以捨自己的身命去利益眾生。《法華經》說，「觀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，非是菩薩捨身命處。」我們真正要成就無上菩提，了脫生死輪迴，要行菩薩道，連身體都可以奉獻，因為身體是個工具；真正自己的身是慧命、是法身，法身，一切法都是我們的身，一切眾生就是自己。能這樣去做，這個真我、這個法身很快就可以恢復。所以不要執著這個身是我，這是身見。「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」，哪有死？靈魂，我們的佛性不會死的。這個身體沒了，換更好的身，也不是壞事，換「清虛之身，無極之體」，跟阿彌陀佛一樣的長相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往生極樂世界，長得全部都一樣。

我們看做出榜樣的，「唐狄梁公」，就是狄仁傑先生，他當時是「并州法曹參軍」。結果有同事鄭某要被派到邊疆很遠的地方，他的母親年紀又大，而且還生病，這種情況不可能跟著兒子走那麼遠，受不了。狄公就說：「他的母親已經這樣了，還讓他母親思念萬里外的兒子，這樣情何以堪？」就去拜見「長史蘭仁基」，然後請求他，我可不可以代他去做這個事情？結果蘭仁基聽了很受觸動，本來他跟官員李司馬還鬧彆扭，不和諧，結果就因為狄公能夠這麼樣去為朋友設身處地，然後犧牲自己，願意到邊疆去任職，所以被他感動了，說到：「狄公如此，吾輩能不自愧乎？」都可以為同仁犧牲，我們還跟同仁鬧不愉快，慚愧慚愧！後來就跟李司馬和睦了。

而我們不能「見人之得，如己之得，見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」，可能就是看自己看得太重，進而把自己所有的這些財物、錢財，這些身外之物我們看得太重。所以人要把人生看清楚，生不帶來、死

不帶去，把最後一刻看清楚，什麼是帶得走的，什麼是留得下來的，這是冷靜的人、有智慧的人。只要我們能捨得下自己，對自己的身，對自己的我所（我的妻兒、我的官位、我的財產、我的房子、我的車子），對這些欲都能看淡，能放得下，我們就能很自然的去為人想。因為，為人想是本有的，本有的慈悲，被這個欲障了，所以要把欲去掉。而且人在人生當中，欲令智迷，利令智昏。只要不能放下這些利欲，人生一來，愈來愈不清楚；二來，只有墮落的分；三來，下一輩子還得受三惡道果報；再來，出不了輪迴。所以儒家說格物，格除物欲，要絕欲去憂。

我們看蓮池大師給我們的勉勵，三百四十五頁，蓮池大師說，「人對世間財色名利境界」，用比喻讓我們去體會，比方有火在這裡，然後有五個東西在火的旁邊。第一個是乾草，一接觸就燒起來了，就好像我們一接觸財色名利，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；「二如木，噓之即燃者」，你去煽風、吹風，它就燒起來了，比第一個好一點，但是還是燒起來，就好像我們被親戚朋友，你要多存點錢留給孩子，買點股票，怎樣怎樣，可能可以多賺什麼，禁不起人家一直勸，還是燃了；第三「如鐵」，雖然燒不起來，會鎔掉，還是受影響了，雖然好像沒有在行為當中去追求財色名利，但是心裡面還是癢癢的；「四如水」，雖然燒不起來，還能滅火，但是假如把它放在鍋子裡面、瓦器這些裡面，最後還是會被燒沸騰。所以大家看，這個財色名利的境界，一個比一個高。你不能說一百萬不動心，一千萬動不動？一千萬不動心，一億動不動？世間美女沒動心，魔王派來的女兒動不動心，天上的天女動不動心？所以，為什麼修學不能自滿？因為關卡、考驗，它有深度、它有廣度，都要戰戰兢兢。一志得意滿，就增上慢，進一步退九步的危險就在裡面了。再來，「五如空，任其燔灼」，第五是虛空，縱使有火，它也是不動

，虛空還是不動，都不用滅火，這火自己就滅掉了，「平心者，應作是觀」，他任何境界都是心平氣和，不動，不被影響。就是很多事情他不會起心動念，甚至於如虛空一樣去包容，平等對待，就不會被境界所轉了。能夠看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甚至於能很清楚知道欲是深淵，很明理了，見到這些誘惑如探湯，見不善如探湯，馬上就警覺了。我們得要修行修到任何境界都能不動、不被轉。所以修行總綱，心能轉物，不被物轉，等於是心裡面要能調伏一切貪欲、貪求，不再讓這個貪心增長，就對了。接著我們看：

【不彰人短。不衒己長。】

這個經文是進入結勸。科會當中提到，勸勉我們什麼？第一個要隱惡揚善，這是處世很重要的態度，就是「不彰人短，不衒己長，遏惡揚善」。接著「丙二，三善根：推多取少（不貪）、受辱不怨（不瞋）、受寵若驚（不痴）」。最後勸勉我們，「施恩不求報，與人不追悔」。而這個結勸也非常好。《了凡四訓》說，佛門萬行，以布施為先。所以這施恩是布施，推多取少這些都是布施。佛門的萬行，萬行總結成六度（萬行）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，所有的菩薩行不離這個六度。首先是布施，「達者內捨六根、外捨六塵，一切所有，無不捨者」，這捨得很徹底，三輪體空。而其實六度濃縮起來就是一個布施：持戒、忍辱，這個是無畏布施（持戒的人、忍辱的人，人家跟他相處比較安心，他不會報復，他不會亂發脾氣，菩薩所在之處，讓一切眾生生歡喜，這就是無畏布施）；精進、禪定、般若，這個是法布施。所以，從「施恩不求報，與人不追悔。所謂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」，到這一段結尾，「欲求地仙者，當立三百善」，整個都是勸人行善、勸人去付出。

我們再具體看一下『不彰人短』的例子。周朝的楚莊王剛好跟

群臣在宴會，是夜晚，蠟燭被吹滅了。剛好有臣子因為喝了酒，就拉了一下楚莊王他這些妾的衣服。結果這一位妾反應也很快，她在黑暗當中就把對方的帽帶給拉斷了，然後就告訴楚莊王，意思就是說把這個人揪出來。結果楚莊王當下是很厚道的，一般的人對自己的太太（妻子）都是很貪愛，往往心都會偏到太太這裡來，但是當下楚莊王他度量很大，他說到：「我賜人家喝酒，人家喝到酒醉了，我現在還要刻意顯妳婦人的節，這樣做好像不是很合乎人情。」喝了點酒，難免比較失態一點，這也是人之常情。結果他就命左右先不要點火，然後就傳令下去說：「今天跟寡人一起喝酒，不喝到把帽帶都扯斷的，那就是太不痛快、太不夠意思了。」群臣一聽，大家就一起都把帽帶給扯了，喝得很痛快才走。這個不彰人家的短。我們可以想像一下，假如這時候真的揪出這個人來，這個人他怎麼以後在楚國立足？得饒人處且饒人。而且楚莊王他的一個態度非常可貴，他會想這個事我也有責任，是我賜人家喝酒的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後來楚莊王跟晉國作戰，看到一個人非常拼命，而且還救了他的命。他就很奇怪，說這個人我又沒有給他很多的封賞，他為什麼這麼賣命？後來才了解，他就是當初被扯斷帽帶的那個臣子。不彰人短，救了自己一命，這也是很可貴的果報。

再來，『不衒己長』。其實會炫己長，也容易彰人短，因為刻意要把人家比下去。所以這個不彰人短，就是不宣揚他人的缺點。你看後面說「形人之醜，訐人之私」，這些做法就跟這一句相違背了。「不衒己長」，不誇耀自己的優點。我們看《太上感應篇》這些句子，其實就是做人的根基，可以判斷自己，也可以判斷他人。為什麼佛門說（這是佛在《佛藏經》說的），「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？小乘教什麼？教做人做事、教倫常大道。我們是讀小乘經少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對儒家、道家比較熟悉，既然我

們熟悉這些經典，那佛法是圓融的，它又不分別，佛的法印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，只要符合這個的，都是覺悟的佛法，只要符合這個法印。我們儒家、道家就符合小乘的教誨，而且很多教誨的心量還超過小乘，又是我們中國人熟悉的。這些印度的高僧大德他一點都不執著，他本土化。現在問題是，我們這個時代學大乘佛法，假如不學小乘，那真的不是佛弟子了。學了大乘還能講大乘經，可是沒小乘基礎，不會做人，也不會做事，事情都不依照經典的教導做，做人也不知道要隱惡揚善、要不彰人短。他不知道不彰人短，他造的口業就多了；他不知道要不銜己長，他隨著會講大乘經，他就會傲慢，慢是很厲害的，持續發展下去，連自己的老師都看不上眼。

成德十七年前在海口，有機會分享傳統文化，這時候一開始要做這個事，我們就到山東去祭拜孔子，到曲阜孔廟拜孔子，還有看孔府，還有孔陵。這時候同行的有一位出家人，他的年齡應該也有五十歲，看他笑呵呵的，像彌勒佛一樣。我們一起吃飯，一起去的人不是全吃素，也有人在吃肉。他當著大家的面說：「人家吃肉滿口香，我吃青菜往西方。」他跟人家沒有對立，也沒有去指責，他還笑呵呵的，覺得他修養挺好的。他說人家吃肉滿口香，我吃青菜往西方，也給這些吃肉的人種個善根。然後跟他談話，他也笑著講，說我有一些徒弟，還沒有去上佛學院以前，叫我師父、師父，叫得很親；後來去上了幾年佛學院回來，都不叫我師父了。可能學了點東西，就瞧不起老師了，就會覺得自己高了，就炫耀自己。

我們要護好自己，我們也要判斷好人，他假如還會炫耀自己，他就傲慢了，傲慢的人要成事很難。荀子說，「百事之成，必在敬之。」所有事為什麼能成？負責的人恭敬人、恭敬事、恭敬物。不恭敬物，亂奢侈咋辦？「其敗也，必在慢之」。所有的事為什麼會

敗？甚至於本來是發展得不錯，一下敗下來，就像很多企業，一下子也發達，很快就敗下來。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可能才三、四年，真正去調查，都是因為主事的人傲慢，敗跡就露了。所以知人善任，不能亂用人，不能亂推薦人。曾經我們就看有人被師長讚歎，他就把師長讚歎他那一段節下來，到處發給人家，這是沒有做人的基礎。會判斷的人，一下就判斷出來了。可是一般的人激動，師長讚歎他，他一定很了不起，然後就一直跟著他學習。後來這個影響的面也比較大，師長老人家說：「我讚歎過的人，你們自己要冷靜去觀察。」因為老人家心地很清淨、善良，人家說我做了什麼做了什麼，老人家信任他，但是他講的可能不符合事實，講的膨脹了，但老人家不會說去懷疑人家，他就抓著這些讚歎的話又去標榜自己。那這個不能怪老人家了，老人家給我們表的法，相信一切人有佛性，不懷疑人。我們也得跟著這些做人、做事去應對進退，要會判斷。

就像前面舉到《中庸》的話，「在下位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」；「獲乎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」，你看，判斷一個人有這麼多的層次；「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」。這些我們學了得懂得去用。而且事實上知道，自己縱有一些優點，有一些表現、貢獻，只要他心中有恩德，他就不會標榜自己。我們的成長、能力，都來自於父母，還有老師，還有很多人的培養、愛護，念恩的人都會覺得報的恩還不夠，自己還有不足，更不可能去炫耀自己。

在春秋時代，春秋五霸晉文公，他在外逃亡十九年，有一位臣子介之推陪伴他十九年。有一次晉文公餓到昏過去了，這麼嚴重，介之推割自己的大腿肉給君王吃，你看誰做得出來？只有介之推這種忠臣做出來了。可是當晉文公回到晉國做國君，這一路上跟的人，有人就開始在那裡，我的功勞最大，在君王面前在那裡邀功。介

之推一句話都沒講，就離開了。他是盡自己的忠誠，不是為了未來的功名利祿，看別人在那裡爭功名，他自己默默的就離開了。後來晉文公要找他回來，他也不肯回來。所以介之推不言祿，這個在《古文觀止》裡有這篇文章，非常值得我們向他效法、學習。所付出的，心裡頭痕跡都不落，為什麼？因為他道義，該做的做完，心上沒有；做完心上有，那就是還有求回報，有利益的心才有。就像我們的父母在我們成長過程中付出了多少，他心上沒有，就父母表演給我們看。

不銜己長，三百四十九頁有很好的榜樣，「宋歐陽修，長於文章」，他文章特別有天分，有客人來找他，他都談為政的事情，不談文章，他一談文章，人家壓力就來了。「蔡襄」，他天分很會辦政事，客人來找他，他都談文章，文章他稍微弱一點，但不談政事。所以宋朝這兩位大臣善於韜光養晦，他們去世之後，很得到當時跟後世的人民的讚歎、佩服，所以都很貴顯。這裡是說他們雖然韜光養晦，但是後來還是享有盛名，都當到很大的官。這個是厚積薄發，韜光養晦。

「唐永淳中」，唐朝永淳年間，有唐初四傑，盧照鄰、駱賓王、王勃、楊炯，他們的文名氣都很大，而且當時年齡都比較輕。王勃有一句詩大家應該都比較熟，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。他們的文名當時很多人都在讀，當時的人民都是期許、期待他們以後會當大官。可是裴行儉見到了之後，他說到，讀書人要能致遠，就是寧靜以致遠，淡泊以明志、寧靜以致遠，而且要先有器識，器是度量，識是見識，而後才是文藝。這個話重要，培養人要這樣，培養自己也不能亂了這個次第。他說到王勃等人「雖有文章」，好的文章，「而浮躁淺露」。古人為什麼說少年得志大不幸？年紀輕畢竟歷練不足，定力也不夠，一下子那麼多盛名讚歎來



，一般很難不染著，一染著就容易看高了自己。連蘇東坡先生這麼有德行，八風他還不能做到完全不動，更何況是年輕人？裴行儉說的，年輕人這麼浮躁，看事也太淺陋。我們要了解，浮躁很容易就說錯話，得罪人，這樣怎麼可以享高的地位跟俸祿？就不是這樣的材料了。接著他說，楊子（就是楊炯）稍微比較沉靜，心比較能定下來。所以為什麼說為學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氣定？人一浮躁就無智，沒有智慧，也沒有德，也沒有福德了。我們看福報很大的人，他都好像比較穩重，不輕浮。然後他分析，他能夠善終算不錯了。結果這四個人果然都像裴行儉講的、預料的一樣。所以「春秋諸大夫，見人言動，億而談其禍福」，不只春秋大夫，真的聖賢書有讀通的人，看他的行為就可以斷他的吉凶。

最後這個結論也值得我們去深思。「才能不如學術」，這個學術其實指的就是讀聖賢書，真的有讀進去，比才能重要。「氣節不如德量」，因為有氣節有時候度量不夠，會對人顯得苛刻，這樣就會有損自己的福德，所以度量重要。「文章不如行誼」，寫得好、說得好，不如做得好。而且說得好、寫得好，享有名，名亦福也，名是福報，一享名了也在折福報。所以說，世間享盛名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。所以這幾個讀書人假如享盛名，而沒有真正的道德、品行，就有可能損了滿大的福。所以「昔人已明言矣」，我們過去這些老前輩們講得很有道理，講得很明白，所以衒己長，「君子不為」。「不彰人短，不衒己長」，就是教我們謙卑。所以後面就舉了袁了凡先生的「謙德之效」，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修養，謙卦六爻皆吉，只有謙才能保得住德能不往下墜落，保得住福報。所以能保持就要靠謙，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」，往往是沒有能謙，就保不住成果了。接著：

【遏惡揚善。】

三百五十六，「道曰遏惡揚善，佛曰止惡行善，儒曰隱惡揚善，三教之言，如出一口」，都是相通的。而且也說明聖人他的心境「虛靈洞澈」，沒有欲望放在心上，就像明鏡在照物一樣，境來不拒，境去不留，而且很自自然然的，善來彰顯它，惡來消融它。後面舉了舜在雷澤這個例子，真的是隱惡揚善的好榜樣。而這裡面我們看到，這個地方都在爭奪好的位置謀生，大舜看到了是什麼心境？「惻然哀之」，然後自己去帶動他們，這可貴，「見爭者，匿其過不談；見有讓者，則（讚歎他）掄揚取法之」。一年的時間，這個地方就互相相讓了。所以大舜是「與人為善」，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。他最後結論，「遏己之惡，然後可以遏人之惡」，對呀，我們自己不遏自己的惡，人家也不服氣我們勸他；「揚人之善，然後可以勸人之善」，帶動這個行善的風氣。

接著我們進入三善根：

【推多取少。】

把多的讓給人，自己取少的，重義輕利。我們看三百六十一頁這個例子，很有意思。「慈溪」，慈溪好像在浙江，有兩個好朋友他們都是讀書人，得到一個教書的機會，結果給他的束脩，甲是九兩，乙只有六兩。朋友甲就高興的說：「我們兩個明年就沒有這些家庭財用的顧慮憂患了。」乙就說：「兄台，你只有一個太太在家，九金可能還很寬鬆。我上有父母，只有六金是不夠的。」甲聽完馬上說：「這樣好了，我把我教的機會讓給你，我去你那裡。」這樣乙就能夠沒有後顧，這是很夠朋友，先人後己，很仗義。後來他去教書，住的地方，房間床下撿到一本破書，結果這個書裡面有一些外科的方子，學生們都說是以前的老師留下來的，他把它抄下來了。結果冬天，可能是回家過年，剛好見到幾個僕人，而且這些僕人穿的也都是比較有地位的，看起來就是有錢人的僕人，在那裡很

匆忙的在問：「此地有沒有外科醫生？」他看到這個情景就走過去問，這些僕人就說：「我的主人從福建要赴山東做山東布政使（這是管內政、管財政的職位），結果突然患有背瘡，就痛得受不了了，已經三天。」這個讀書人甲就想起之前那個書中的方子，好像跟現在這個官人的僕人說的症狀相合，就跟著這個僕人一起去官人住處，然後照方子來使用，還有用艾灸，結果果然痊愈。這個官員非常高興，犒賞他百金。而且剛好這個甲就跟對方談到他去教書，因為是讓了九金的這個機會，才到了六金的這個教書館，布政使聽了之後非常讚歎他。剛好慈溪的縣令就是這個布政使的姪子，他就大力的推薦這個讀書人給這個縣令，結果就被提拔可以入到國學，入到太學裡面去做生員。他本來沒這些機會的，獲得了錢財，還獲得讀書的機會，而且這書讀得好，以後可能都還可以當官。

所以感嘆，親兄弟還會爭產，何況是朋友？但是能夠念朋友他奉養父母不夠，而能夠推多取少，三金雖然不是很多的錢，但是這一分道義勝過千乘，千乘是很多的錢財。「究之名利兩收」，後來這個甲得到的確實是名利兩收，「皆自一念能讓中來」的，就是這一念能夠讓錢財。所以我們，「彼殷殷爭利」，就是對於很計較財利的人，可能一點小錢就反目、就記仇的，假如看到這個事例，能夠不慚愧嗎？這是『推多取少』。

### 【受辱不怨。】

受到侮辱，不會埋怨、抱怨別人。這個「辱」，我們佛門六度萬行裡面說忍辱，一切法得成於忍，所以不能忍，就火燒功德林，進而百萬障門開。從因果上來看，我們深信因果，受人家侮辱就會逆來順受，他不找別人，幹嘛找我？所以《金剛經》說，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。」他在修學大乘佛法，為什麼還被人家輕賤侮辱？因為先世還有惡

業，應墮惡道。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明白這個道理了，侮辱我們的人是幫我們消業障，送我們去成佛，所以老法師說這是恩人。毀謗、侮辱他老人家，他都把這個人的名字，把他的牌位立在講經的攝影棚裡面，每一次講經功德迴向給他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。所以，所有的逆境、惡緣，消我們的業障，提升我們的福慧。真的是看一切人都是菩薩，都是善知識，都是來成就自己的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

三百六十七頁，「江陰夏翁」，有一個夏先生，這是江蘇江陰這個地方，他剛好和一個客人在下棋，突然有一個人非常凶惡的跑過來，然後就很不客氣的跟他說：「我就借了你們家二兩的錢，幹嘛派人家來催我？」夏翁還沒有跟他答話，這個人又繼續大罵，把桌子都翻掉，棋子都撒在一地。這個時候，夏翁應該也是有地位、身分的人，就笑著說：「你不就是希望這筆債可以免掉嗎？我就寫一下，讓你不用再還就好了。」他就趕緊提筆免了他的債。這個人欠人家錢，人家馬上就不跟他計較，他道謝就走了。然後客人就看到這整個過程，就讚歎夏翁很有德行。接著這段話就很有意境了，說「忍為眾妙之門」，你能忍，都能轉禍為福、轉危為安、轉煩惱為菩提。所以這個在世間應對很多人事物，會遇到人家很不合情理的來對待我，我們說世間不如意常八九，所以這個忍是必修科目。就好像我們走在荊棘中，只要我們慢慢走，就不會被刺到，又何必對著這個荊棘生氣？好像空船撞到我，飄下來的瓦片剛好碰到我，我們又何必動氣？都能包容就好了。而且，「況此人貌很言戇」，他那個表情很凶狠，言語非常強勢，這個態度，他為什麼敢這樣，欠人家錢還這麼囂張？一定是有什麼給他做靠山他才敢這樣，假如我們跟他吵，可能會造成意外的災禍，所以寬恕他就好了。夏翁在境界當中也很會判斷，我們說好漢不吃眼前虧，都是很冷靜的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就有人來通報，這個人死在廁所裡面。後來去詢問到底怎麼回事，就知道這個人被人家逼債，逼到氣急敗壞了，然後居然想了什麼方法？就服毒藥，其實就是想要來以死相逼人家，「意欲圖詐」，來詐騙，欺詐錢財，就威脅夏翁。但是因為夏翁寬免他，人還是有良知，他就不好意思再詐害了，然後就趕緊急著回去找糞青來解毒。但是藥性已經暴發，來不及解，就死在廁所。夏翁馬上對天拜謝，當然就是感到，應該有佛菩薩、神明保佑，不然有可能，假如跟他爭起來，他又是這種存心，或許會出人命都難講。人知道了都很佩服他。

夏翁不是「平日火氣消除，深有涵養」的話，平常就有這個涵養，不然遇到這樣的境界，可能控制不了脾氣。所以「夫忍辱固修身之要」，修身當中重要的關鍵所在，是樞紐，沒有忍辱，精進、禪定、般若就沒了。當然不只是修身之要，也是「守富要訣」，也是在學吃虧，能忍、能包容，不然你縱使有錢，突然有大的災禍來，那也很難不遭災殃。

接著我們看最後一句，三百六十八頁，是按照《涅槃經》說到，有一個人讚歎「佛為大福德相」。人家就問，你是怎麼看出來？這個人說，當然這個人應該也是很有閱歷，他說：「年志俱盛，而不卒暴。」就是佛那種，正值那麼年輕，人就難免會比較張揚，但是都很內斂，而且打了不生氣、罵了不怒，「非大福德相乎？」看他這樣的處世，就知道這個人是大福德。我們說觀福於量、觀德於忍，一個人有沒有德，看他忍辱的功夫，忍辱、忍耐，能包容，從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人有沒有福德。「今人於橫逆當前時」，進一步延伸（從《涅槃經》告訴我們的，為什麼佛人家一看就是這個人是大福德？打而不瞋，罵而不怒），我們回到自身來看，當有橫逆在前面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思惟，他是來成就我的福德相，

是來幫我消業障的，我應該逆來順受，甚至還要感恩他。我們能有這樣的一個明理，這樣的一個心境，後面講到能夠「犯而不較」，人家冒犯我們，我們也不會跟他計較。而且真有這樣的涵養，對方也將一點一滴被我們感化、覺悟過來。我們觀察有很多人之前侮辱、毀謗老人家，後面也被老人家感化，老人家不只不跟他們計較，還講他們的好話，甚至他們有困難還幫助他們，這個真的是「彼亦將化悟矣」。

最後鄭暄先生說，「默默默，無限神仙從此得」。能時時，這個默就比較是能靜得下心來，寂寞，我們說默而識之，其實就是心很能靜下來，靜就能生智慧，道從靜生，其中的法喜也只有當事人冷暖自知。「饒饒饒（懂得寬恕人），千災萬禍一時消」。「忍忍忍，債主怨家從此隱」，能忍辱，眾生皆是宿善友，沒有冤親債主了。「休休休，蓋世功名不自由」，不要去強求功名，盛名也是一種累贅，讓它水到渠成，實至名歸，名符其實，隨緣盡分。然後「現生優入聖賢之域，報盡高登極樂之鄉」，這樣的人生不亦善乎？我們接受這麼多聖賢佛菩薩給我們的教誨，我們也是有福德的人。

好，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！